

寻踪探幽

玉壁城遗址

“当年敕勒歌犹在，眼底兴亡更几家”

□南崇俊

据史料记载，玉壁城始建于西魏大统四年（公元538年），距今已有1400多年。该城位居汾南高垣峨嵋台地，北临汾河，坐落于柳沟坡上的白家庄北。西魏大统八年（公元542年）和大统十二年（公元564年），东魏与西魏两国两次在此发生战争，史称“玉壁之战”。遗址内现存有城墙残垣、点将台、地道和万人冢等遗迹。

今天寻访玉壁城遗址，脚踏古老厚重的土地，让我们穿越时光隧道，感受千年前战火纷飞的历史瞬间。

（一）

眼前这片土地，北朝时期处于北周与北齐的分界地带，这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，是我国著名的古战场之一。

说到古代城池，人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方形外观、高大巍峨的城墙等形象。尽管这些形象可能不尽相同，但四周建有城墙似乎是一座古城的“标配”，玉壁既然称“城”，其四周也必然有城墙环绕。可我们如今为什么看不到北、东、西三面的部分墙体遗迹呢？这可能与1400多年的流水侵蚀、沟崖崩塌有关。

据相关人士推测：玉壁城与一般古代城池在城墙的建筑布局上不一样。它的城墙并不是四面并建，而只是在需要筑墙的地方修筑。城的北、东、西三面大部分紧临深沟，断崖垂直高达二三十米，是天然的防御屏障。玉壁城正是处于这段断崖地貌中，向前突出的地瓜形孤岛，只有很少部分与后面的高原相连，形成天然的防御屏障。此外，玉壁城位居汾南高垣，城下濒临汾河，其东、西、北三面皆为深沟巨壑，地势突兀，险峻天成。限于地形和防守压力，此城很可能只在南面开了一个城门，其他三面皆无城门。

古时南北大道从城中穿过，唯有南边一条大道供人出入，这样的地形使得玉壁城易守难攻，成为西魏在河东可进可守的桥头堡。

公元538年，西魏东道行台王思政以蒲坂附近的玉壁险要，上书请筑城得到同意，并亲自移镇。玉壁城诞生之初，肩负的主要使命是军事防御，以应对高欢随时可能发动的反扑，所以其修筑时间应该很紧迫。四周筑墙工程量浩大，费时较长，是当时的军事形势所不允许的，而大段借用天然的土崖作为城墙，无疑是省时省工的便捷做法。玉壁城在唐朝初年尚在使用，李世民率军与刘武周主力宋金刚军对峙时，曾登玉壁城观察敌情，并问身边的人破敌之策。李道宗回答的计谋中提到“深壁高垒”正是玉壁城的建筑方式，“深壁”为深峻的土崖，“高垒”为高大的城墙，可见玉壁建城时确实利用了水冲沟造就的土崖。

（二）

千年时空镜头回放——

西魏大统八年初冬，东魏权臣高欢为打开西进道路，第一次攻打玉壁。高欢大军连营四十里直逼玉壁，西魏守将王思政死守，高欢强攻九日不下，适值风雪，东魏士卒饥寒交加，死伤很多，无奈解围而去。

大统十二年十月，高欢第二次攻打玉壁，这次的对手换成了负责镇守玉壁城的并州刺史韦孝宽。据说当时东魏大军连营有几十里，可见兵力远胜韦孝宽守城的军队。之后，东魏军攻城，高欢不断改变战术，而守城的韦孝宽随机应变，一一破尽。你堆筑土山以居高临下，我加高城楼比你更高；你挖地道，我就断地道放火烧你；你



造攻城车，我就用布把车困住；你把柴火绑杆子上烧城墙，我就把刀绑杆子上割掉你的柴火；你挖地道破坏城墙，我就用栅栏堵住不让你过来。东魏军围攻玉壁长达50日未能攻下，还战死了7万多士兵，机关算尽的高欢旧病复发，只能撤军，第二年他就病死了。韦孝宽以少胜多守住了玉壁，击退了东魏的入侵，玉壁之战可以说是南北朝最经典的战役，韦孝宽也因此一战成名，为此西魏在此设立勋州以表彰韦孝宽之功。

《周书·韦孝宽传》详细记载了第二次玉壁之战：东魏丞相高欢亲率十万大军伐周，先攻军事要冲玉壁。韦孝宽守玉壁，昼夜拒守，备御甚严。高欢筑土山，起楼橹，射城中，城中皆蒙楯，众大惧。孝宽乃为发石车，击楼橹，皆破。高欢又穿地道，欲乘虚而入，孝宽作长堑，又积柴于地道口，以待之。高欢又断汾水，欲渴城中，孝宽凿井取水。高欢又作攻车，撞城，孝宽以布为幔，障其冲。高欢又筑堤堰，引汾水灌城，孝宽又作大船，载土木，以塞其流。高欢攻之六十余日，伤及病死者十四五，乃引军退。

玉壁之战，西魏的胜利，东魏丞相高欢的愤疾而终，奠定了西魏、北周、隋朝统一的历史走向。

历史文献对玉壁之战尤其是第二次战役记录较多，且较为翔实生动，关于玉壁城修筑经过和城池规制的记载却很少，且很简略。传世文献只云其城周八里，四面面临深谷，其他更多信息则无从得知。

（三）

走上柳沟坡北拐，我们来到玉壁城遗址的城墙前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赫然入目。这条通道应是当年玉壁城城门所在。

据同行的友人杜先生介绍，玉壁城遗址呈现南北长，东西窄，平面呈葫芦形，由外城和内城组成，占地面积约300万平方米。古时南北大道从城中穿过，将全城分为两半，东曰“东城”，西曰“西城”。如今当年的城郭大都废圯无存，只有西、南两处尚有夯土筑成的残垣断壁痕迹。在南城墙入口的西侧，有两处地形高，墙基厚，平面是凸形的地方，如今荒草野蒿肆意生长。据说这两处就是当年西魏守城名将韦孝宽下令缚木连接建高楼，以抵御东魏高欢大军筑土山欲乘之而入的地方。

沿着弯弯曲曲黄土路北行，在城西深沟黄土崖边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深坑，里面骷髅依稀可辨，层层叠叠地压在黄土崖上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当年“东魏苦攻凡五十日，士卒战及病死者七万人，共为一冢”。累累白骨，或许就是阵亡于此的数万将士的遗骸，被当地人叫“万人冢”。不过据有关人员考证，“万人冢”内的尸骨呈近圆形镶嵌在土崖里，轮廓与地道形状高度相符，且方

向与城北东侧的那条地道相合。认为这些尸骨是东魏军的没错，但却不是埋葬7万东魏战死将士的地方，这个“万人冢”乃西魏军打扫战场时，将收集到的东魏军尸体埋于他们自己开挖的地道里形成的，后来因降水冲刷，日久裸露而被世人所见。高欢埋葬己方将士的“万人冢”在哪里？与玉壁城隔汾河谷地相望有一个平陇村，当地群众俗称“高欢城”，应是高欢指挥军队攻打玉壁的幕府驻地。其周围应是当年东魏军驻扎的营盘，每天收集的战死将士尸骨应集中在营盘周边，那么高欢的“万人冢”应在平陇村一带。但平陇村周边至今尚未发现“万人冢”，文献中也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，所以其确切位置现在还很难确认。

再往北，有一条土岗，高约3米，宽10余米，长百余米，平面为拱形，当地群众称其为“圈椅背”，也有称为“点将台”的。据说台地上原有宫殿式建筑，我想这里可能是战时韦孝宽的指挥所或勋州署所在地。

东沟有当年玉壁之战所挖地道遗存，即“四面穿地，作二十一道”之遗迹。据说这些是古城的地洞密道，能一直通往10里外的吴壁村，村中老人讲这个古代遗留下来的密道在抗战时期还发挥过作用。此外，西城墙南、北城角尚有烽火台遗迹。

站在城北沟边，南望整个玉壁城遗址，一片空旷，令人倍感苍凉。清代稷山县令顾涑曾有诗凭吊曰：“玉壁城边旧战场，到今成败一苍凉。金风飒飒吟秋垒，月冷云迷草不霜。”明朝王时济也有《玉壁故城》一诗：“玉壁空城隐暮笳，郅君（韦孝宽后封郅国公）曾此建高牙。铁骑战后余秋草，金铍拾来半土花。落日断云归古堞，西风独木噪寒鸦。当年敕勒歌犹在，眼底兴亡更几家。”

千年的历史，千年的沧桑，千年的古老，还有那血战沙场的战鼓萧萧。而人的内心沧桑述说着什么？

人生中，总有那么一次旅行，不为山山水水，不为拍下美景，只为寻觅心中的某些答案，就如此刻的我，站在这厚重的古城遗址上。

2013年3月，稷山玉壁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如何以玉壁城遗址这一珍贵“国宝”为核心，留住历史文脉，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，提升保护水平，加强文化传承，让古城焕发出勃勃生机，成为当地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。

如今，当地已诚邀国内南北朝历史研究专家和影视创作者一起，共同为玉壁城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出谋划策，积极探索“文旅+影视”创作的新途径，形成“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市场运作”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。我们似乎看到，玉壁城遗址千年厚重的历史文化将焕发出无限的现代魅力，稷山的文旅产业也一定会如日方升，欣欣向荣！

苑咀华

诗记张樊（组诗）

□任东波

◆陶片上的印记◆

远古的河水  
在稷山山南麓台地上  
侵蚀出张樊遗址坑  
散落的彩陶片  
用篮纹、绳纹收录了史籍的印记

陶窑拉扯着灰坑  
烧结出刀耕火种里  
溢满乾坤的曙光  
依稀辨识出的瓶、钵、盆、罐、鬲  
盛满了文明的颗粒

黄土高原的先民  
携带远古的智慧  
定格在丘陵河水之畔

◆黄家寨◆

黄家寨遗落的瓦砾  
依旧能嗅出传说的味道  
荒草，通往路径深处  
沉甸甸的厚重  
讲述着远古的童谣

姜嫄不朽的传奇中  
诞生了华夏农耕之祖  
一条农耕传承的文脉  
延宕着四千年的时光

◆伯益庙◆

庙宇坍塌，青苔早已安营扎寨  
传说和古井依旧清澈见底  
跌落古井里的几颗星星  
从不发生纠纷与争论  
围拢凿井的村落  
在高原干渴中愈走愈大

千百年来，背井离乡的人  
总是面向潮湿的方向弯下腰肢  
《山海经》里的故事不胫而走  
伯益走过的黄土地温润生辉

◆广福寺◆

以肥为美的泼墨山水  
把一座寺院  
点缀进小山村的角落

一千年的烟尘中  
深陷大地怀抱的石碑  
讲述着对厚土的感恩  
断断续续的文字  
将斑驳的历史  
考证得若隐若现

广福寺像它的名字一样  
为芸芸众生祈福  
大唐的子民是幸运的

◆茶马古道◆

黄土的起起伏伏中  
茶马古道如岁月的掌纹  
串起一座座村落

驮着盐巴的马蹄  
敲打着历史的鼓点  
时光深处的吆喝声  
是一首古老的童谣  
黄土坡的窑洞里  
季风梳理着一串串马铃

张樊村的盐站遗址上  
过往行人品尝着岁月的咸淡  
茶房遗址里  
南来北往的故事互相交谈后  
各自又奔赴前程